

33岁,也很好啊

□马文静



我生日前一天,老妈打来电话:“今年33岁了,要不要庆祝一下?来妈妈家,给你做好吃的!”

33岁,1991年出生的我,已经33周岁了!和妈妈通话的过程中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过往的片段。

小时候,我时常问妈妈:“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?”妈妈不厌其烦地回答我,快了,但是长大并不好,长大就要离开家了。那时的我并没有理解妈妈话中的深意,总觉得长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,长大意味着可以去很远的地方,可以赚很多钱,可以给爸妈买礼物,可以买自己喜欢的衣服,可以买昂贵的化妆品,可以自在地交朋友。

后来我真的长大了,18岁我就离开了家。离开家之后的每一年生日前,妈妈都会提醒我,要吃水煮蛋,要吃长寿面,那是我老家的风俗习惯。

记忆回到十年前那个23岁的我,初入社会,经常被消费主义蛊惑,满脑子都是买好看的包、漂亮的衣服,幻想拿最新款的手机,成为时尚焦点。

当时我住在单位宿舍,东西比较多,买得柜子都塞不下,好多衣服没穿过都被塞进袋子里放到柜子上。现在往回看,发现23岁的自己好幼稚啊,以为人生价值需要用这些来体现。

30岁后的我理智很多,不会再盲目地跟风,冲动地消费,不会因为他人的言论而乱了心中的节奏,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财富是成长。虽然我不再常常买衣服,但是每买一件都是实用耐穿的;我的包也不再是大牌,而是365天都适用的。

33岁的我,也比23岁的我胖了很多,但我不再有身材焦虑,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整天怕自己脸上的痣子不好看,不被人喜欢。33岁的

我,自信了很多,因为我知道,别人的喜欢或许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

33岁这一天,我收到了老公买来的礼物、晴宝做的贺卡,还有妈妈的祝福电话。老公送的是一条精致的丝巾,丝绸的质感轻柔地滑过指尖,细腻的纹路仿佛编织着我们一路走来的温馨日常,我轻轻将它围在脖子上,感受着这份专属的宠溺。晴宝的贺卡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妈妈,生日快乐,我爱你”,简单的几个字,却让我的眼眶瞬间湿润,那稚嫩的笔迹里满是她对我的爱。妈妈的电话更像是冬日里的暖阳,熟悉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,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小时候的趣事,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。

我坐在窗前,看着外面的世界,心中满是感慨。33岁的我,褪去了年少时的青涩与懵懂,不再是那个只想着远走高飞、追求物质享受的小女孩。如今,我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,珍惜这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温暖。回首过往,那些离开家后的磕磕绊绊、初入社会的迷茫无措、组建家庭后的柴米油盐,都成了我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。

我想起毕业工作时在职场上为了一个项目熬夜奋战,无数次想要放弃却又咬牙坚持;想起和老公刚结婚时,为了布置新家跑遍了各个建材市场,虽疲惫却满心欢喜;想起晴宝出生时,她那皱巴巴的小脸第一次贴近我的脸颊,我心中涌起的那股从未有过的柔软与责任。这些瞬间,如同繁星点点,照亮了我的33岁。

如今,我不再害怕岁月的流逝,因为我明白,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一段故事,每一根白发都是生活馈赠的勋章。33岁,也很好啊!它有着恰到好处的成熟,有着对生活更深的领悟,有着家人满满的爱相伴。

老邻居

□古越龙山

邻里、同学都是天然朋友,一旦为邻或同窗,若志趣相投、志同道合,易成挚友。老家是在沈家门原中心街区的一个院落,7户人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起,朝夕为邻,相处了30多年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,第二代先后成家立业,直至退休。尽管后来老院落拆迁,邻居们分散居住,我们与三四户老邻居依然保持联系,历经了六七十年,大家仍友好如初,情同兄弟姐妹。

2024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下午,阳光明媚。老邻居满娣姐、国忠及妻子三人驱车至养老院看望我母亲。加上我和妻子共6人,欢聚一室,把本就紧凑的房间坐得满满当当,氛围温馨。老邻居们把此次看望长辈当作一次难得的聚会,近两小时时间,像恳谈会,像团拜会,像亲友会,透射出浓浓邻里情,浓缩了两代人邻里交往和街坊情结。

大家叙旧事,拉家常,聊坊间,涌现了邻里亲缘,难能可贵,这比诗歌、比画作、比影视剧都要精彩,要动人,更接地气。交流真切,时间很短,空间有限,然而显现的亲缘和友情则很长很浓。冬至后,已是数九时节,天很冷,母亲的房间里则暖意融融。

老邻居们看望我母亲看似平常,却包含了老邻居们的善心、好意、尊重。与之相比,黄金、珠宝、财富等贵重物品,又算得了什么?真正无价的是人的精神世界,它不知要超越物质多少倍!

母亲已逾九旬,前些年住进养老院以后,对有些事已很难记起。但看着小辈们熟悉的面孔、形态,不由打开记忆闸门,触景感慨。她好像又回到了六七十年前“老街坊”年代,竟然准确记起了我们在童年时期的稚嫩、有趣之事,尽管是一句话、一个片段,却还原了历史真实,逗得大家直乐。当初的情景似乎在母亲印象中很难抹去。如果没有扎根心底的记忆,如果之间没有友好基础,又怎么能有如此深的印象?

老院落有大小两个道地,7户人家住的全是平房。临街边有一堵高约6米的围墙。进出有3条路,邻居们大多且习惯从一道院子小门出入。这道小院门呈倒U型,远近街坊们俗称“小衙门”。从上世纪50年代起,7户人家在“小衙门”连房毗邻,持续时间达30多年;至上世纪80年代起,我辈邻居先后成家,以后又在多个地域居住了30多年。其中满娣姐是上世纪70年代搬入“小衙门”。在老邻居7户人家中,上辈14人,现剩4人;我辈26人,现剩21人。人虽散住各地,剪不断的邻里缘分犹存。

来看望我母亲之前,满娣姐事先打电话给我妻子,预先告知他们的打算,好让我们有个准备。妻子几经婉言推辞,说非常感谢,看望就免了吧。但满娣姐态度十分坚决,说已经与国忠夫妻俩商定同来看望我母亲,让人非常感动。

国忠夫妻带来了伴手礼,满娣姐带来了我母亲爱吃的食品,因母亲耳聋,她多次附在我母亲耳边大声说,脸上露出了老街坊时期那种邻居间真诚友好的笑容。过去,老邻居们约定俗成,即下辈对上辈的女长者统一称呼为名字加阿姨,若比自己母亲年纪大的称“嬷嬷”。这次他们来看望,一起称呼我母亲为“某某阿姨”,多么亲热与亲切。

人生很短,亲情很贵。

